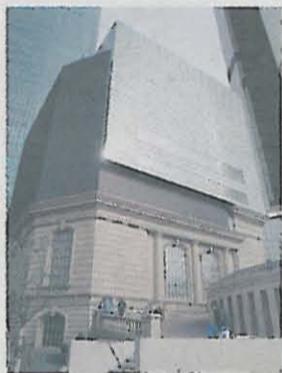




安藤忠雄眼中的最美外滩



震旦博物馆外观

蔡晓玮

在导览完博物馆后，安藤忠雄在震旦博物馆的五楼咖啡厅坐下，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专访，这个从事建筑行业已经超过40年的日本建筑大师，此刻的视野所向正对取景框似的横长条玻璃窗，窗外，黄浦江和西岸的外滩建筑群一览无遗。

事实上，在2月17日推出“中国古代器物”预展的震旦博物馆已经不是安藤忠雄在上海的第一个项目。去年10月，由其设计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落成，而安藤在上海的其他项目还有正在进行的嘉定保利大剧院和建筑文化中心。但是，震旦博物馆却是他在上海、甚至国内接手的第一个改建项目。而安藤忠雄，显然对这个项目十分满意。透过玻璃窗，指着隔岸的外滩建筑群，这个年过七十的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我甚至觉得整幢都应该做成咖啡馆，因为从这里看上去有最美的外滩。”

内外都是历史

10月正式开幕，如今，在震旦博物馆的一楼和二楼是光彩夺目的宝格丽珠宝展。“现在因为有珠宝展的原因，会感觉空间也亮了起来，实际上我的设计初衷是营造一个能够让人安详平静地思考古物和历史的空间。”安藤忠雄说。

这个空间跟随着博物馆一侧盘旋而上的铁质楼梯展开。四楼，各种青花瓷用透明的玻璃柜加以区隔和展示，安藤忠雄饶有兴致地向大家解释，这些玻璃柜的打开方式极为机巧，需要通过整个柜子的移动。“我们试图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呈现这些古老的器物。”安藤忠雄说。越往上，光线越明亮，视野也随着玻璃窗的加入而突然扩大。五楼，除了玉器和陶俑的展柜之外，面对着浦西外滩的横窗洞开了观者的视野，使得咖啡馆成为安藤忠雄最为得意的所在。

在改造之前，震旦博物馆

现在所在的六层空间原来是一栋办公楼，拥有相对繁复的欧式外观和中规中矩的室内构造。安藤忠雄则大刀阔斧地将其面对黄浦江的外立面用一块巨大的几何体的玻璃帷幕替代，这不仅在繁复的建筑底子上添加了摩登的意味，也使得安藤口中“最美的外滩”得以和对岸的这座建筑相融。

早期以教堂建筑驰名海内外的安藤忠雄，特别注重在建筑空间中对于自然光的利用，而这次，不仅是光线，更是景观和历史。“博物馆里可以看到那些具有历史感的器物，而往外看则可以看到同样具有历史感的外滩，这样的内外联系很打动我。”在这个转变迅速的世界里，安藤忠雄认为，需要有人能够平静思考的空间，“中国有14亿人口，是世界的中心。那么这个世界的未来是需要大家一起思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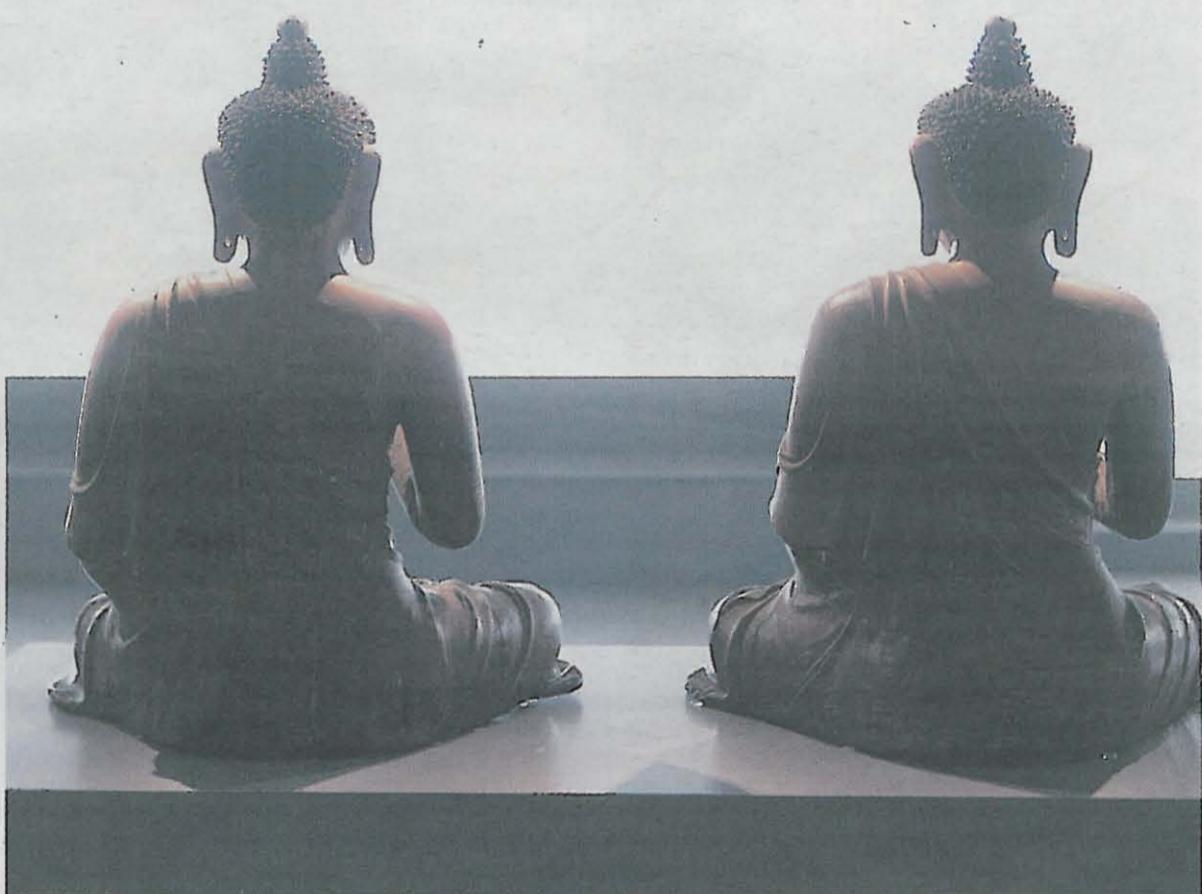
中国式挑战

1941年出生，1968年结束环球旅行正式回到日本开设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1995年收获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和其作品的内敛、朴素相比，他的人生彪悍。他曾经有一句名言，“机会来了的时候，你一定要勇于投球，只要投出去了，你就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有这样一个例子，安藤曾经在关西做一项集合住宅的项目，硬是配合着60度的倾斜角的山势，做成了稳定、坚固的住宅，而在等待了整整30年以后，他才将周围的阪神制铁工厂也游说了下来，开始重新建造。

然而，对于这位享誉世界的建筑师来说，中国，此刻已经成为他的另一项挑战。上海的国际设计中心是安藤的首个高层办公楼项目，而在上海嘉定的保利大剧院更是让大师说起来就兴奋：“这是目前为止，我所做的最大体量的建筑之一。”在这里，艰难的不是游说，而是需要跟上“中国速度”。安藤认为虽然日本设计也有好的方面，但是中国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吸引着每一个想要有更好的作品的建筑师。

在不少中国的项目中，安藤忠雄的创作自由度都很大。无论是海南悬浮在海上的博物馆，还是此次震旦博物馆的改建从内部到外部完全无限制，都让安藤忠雄感慨于“亚洲时代”或者“中国时代”的到来。而对于自己的上海作品，安藤说：“在上海做建筑，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尝试，而是一种挑战，上海是一个十分值得挑战的地方。”



震旦博物馆六楼，两尊佛像面对着黄浦江与浦西的万国建筑群。



跟着盘旋于博物馆一侧的铁制楼梯蜿蜒向上，视野越来越开阔。

本版图片 高剑平